



# 十里查村九里烟

□王开生

从绩溪上庄镇去往泾县桃花潭镇查济古村,并无直达的交通工具,先得返回绩溪县城,换乘高铁到泾县后,再从泾县乘坐小巴车,方能抵达,如此来回一折腾,半天的工夫就被耽搁了。

进入查济村口的第一个照面,我晓得我早该来的。这里被称为“中华写生第一村”,古村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得多而密,一条蜿蜒曲折的许溪穿村而过,静中有动,使古村霎时鲜活了起来。村内移步换景,宛若画中游,三两老妪蹲在溪边捣衣、洗野笋,溪岸石板路上,一排竹晒匾上晒满了条索整齐的笋尖,人间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暮春午后,狸猫在街上慢悠悠地徜徉着,并不理会游人的调戏与亲近,土狗静静地趴在老宅门槛前,眯着眼睛晒着太阳,可能它们见过的世面太多了,根本懒得去招惹人类。

夜宿古村。选中一家古旧的三层客栈住下,曰“天申桥客栈”,其坐落在村中许溪的南岸,门前溪水缓缓东流,汇入青弋江。中年老板姓崔,恰巧与我同庚,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,自言继承了查姓外婆的祖业,夫妻合作开餐馆,兼营民宿,他拿出一套书来给我看,中国旅行指南系列《安徽》篇中,对他的客栈颇有佳评。客栈门口的石拱桥即是天申桥,寻常朴素的外表,并不怎么起眼,却是建于明代崇祯年间的老物件。此与村中原生态的石板桥、青石路、卵石路、祠堂、幽巷、古宅、民居、过街门楼

一样,这也正是查济村在古建保护与开发中的可取之处。

清明前后正是食笋的大好季节。笋在北方属中高档食材,在物流尚不发达时期,鲜春笋尤少见。清代李笠翁说,笋乃蔬食中第一品。查济村周边山峦起伏,植被茂密,翠竹猗猗,盛产野山笋,村民几乎家家晒笋、食笋,在这里,笋是寻常之物,也是必备之品。客棧菜牌中的野笋烧肉,正合时宜。肉是土猪肉,有久违的天然肉香,配上柔韧鲜嫩的半干笋尖同烧,是绝好的下酒菜;野水芹炒香干,也是时令菜,野水芹产自店门口的许溪里,于大自然中就地取材,入口,有浓郁的青秆气,是荡漾在山谷溪水间的野逸之气。店家说,野水芹上市期极短,再过上几日,水芹口感变老后,就过季了。

有菜无酒不欢。自街对岸酒坊买回一瓶古村人家自酿的八度桂花米酒,冰镇后,入口清冽爽甜,米香花香馥郁芬芳。当街临溪而坐,偷得浮生半日闲,伴着夕阳彩云、青山远黛,一时间竟有了几分醉意,不由得想起李太白的那句诗来:世间行乐亦如此,古来万事东流水。

清晨五点多钟,窗外传来“咕咕咕”的鸟叫声,拉开窗帘,一只珠颈斑鸠站在美人靠外的屋脊筒瓦上,高傲地仰着头,似是认真地在叫我起床。走出屋外,退去游客潮的村子静谧安详,晨雾尚未散去,古村人家的烟囱上冒起了袅袅炊烟,溪边又传来了“咚咚嘎嘎”的捣衣

声,许溪“哗啦啦”不息地流淌着,这是睽违已久的田园生活场景。当我坐在溪岸记录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我有些感动。

在红楼桥畔的一家夫妻早餐档落座,一碗鲜豆浆,一客香软甜糯的查济米糕,一份以春笋豆干雪菜人馅的煎笋饼,留下了查济味道的舌尖记忆。

回到客栈,老翟夫妻刚从山上自家林地里挖回一大捆雷笋,剥笋、焯水、晾晒,麻溜溜的,忙得一刻不闲。我忽想起办公室挂的一幅联语:晴久未尝雷后笋;春归才试雨前茶。遂当机立断,嘱咐他午餐弄一盘雷笋炒肉丝吃吃,应景、解馋。老板娘笑着说,你懂行!

客栈斜对面有一家理发店,门口招牌上书四字:学生洗头。老板是位中年妇女,我好奇地问她,你是学生?她白了我一眼,没吱声。约好理发的时间,再一次进店和老板聊了起来。她姓查,比我小三岁,自外村嫁到查济,在此开了三十年理发店,自言目睹了古村由衰及盛的整个过程。她说,原住民和原来生活场景的原样保留,使得古村开发更接地气,也更热闹起来,在外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来创业,查济终于出名了。她笑言,如果你多年以后再来查济,说不定我还在这儿理发呢。说到门口的招牌,她解释道,查济每天都有几百上千的美术生在此写生,经常有女生来问有没有洗头的项目,女生头长发,住的客栈又比较简陋、人多,经常洗不了头发,所以我才增

加了这个经营项目,学生们一看就懂。原来如此。我偷着笑了。

不得不说,理发师的水平果然不错,价格极低,当即请人临拍拍了照,立此存念。

查济的美,要慢慢游,细细品,不兴走马观花。晌午时分,泡上一杯明前碧螺春茶,坐在溪岸桥边崖壁上欣赏老街风景,山风徐徐拂面,气候温和滋润,对面游客时不时在眼前举起相机取景拍照。此刻,卞之琳的那首诗,正应景,诗曰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十几名美术生坐在旁边写生,速写、水粉、水彩、水墨,画累了,嬉戏,打闹。她们是风景,我也是。

查济是画家写生的天堂。沿许溪石板小道一路往山里迂回西行,是一处称为画家村的地方。此地篱笆小筑,翠竹掩映;古宅回廊,傍溪蕉叶,参天巨树,临榭石桥,宛如闯入一片散装的江南园林。置身此境,画笔、语言皆显得苍白乏力。

时间过得太快。中午时分,老翟打来电话说,该回来吃饭了。午餐除一盘约定好的雷笋炒肉丝之外,又点了一条红烧活鳊鱼,雪白的鱼肉,满透着新鲜劲儿。这两款菜烧得出奇好吃,以至于和谁都不想搭话,只想此时此刻打起精神去对待去品咂这大朴归真的人间至味。

这是查济留给我的念想。



## 心香一瓣

## 在独处中寻找光亮

□江 舟

孤独是持久的,热闹是短暂的。我曾以为,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修正主义者,具有程度不同的双重性格。在身边,这样的人比比皆是。看似性格开朗、举止开放的人,行起事来却毫不张扬、十分缜密;看似寡言少语、表面冷漠的人,其实内心火热,干事游玩疯狂得很。人的不同阶段,也是如此,群聚够了,就想独处;独处久了,就想群聚。

然而如今的我,独处的时间越长,对独处的渴望,却越来越强烈。

这或许是工作使然。岗位任务,需要独立完成;繁杂材料,需要沉思挥就。办公条件有限,白日里乱哄哄地忙乱,夜晚只有喻喻作响的白炽灯陪伴。后来,身体的独处,并不是必须的。身处嘈杂的环境,也能够沉浸在白思中,做到凝神聚气、心无旁骛,这就做到了思想的独处。

工作之余,也越来越喜欢上了独处。听几首歌,看几本书,散散步,游游园……还有捋捋工作思路,想想朋友之情,寻寻人生之道……让思想在精神世界里自我畅快地遨游。

寻常来讲,通勤带给上班族的烦恼,总不会少,无论是独自驾车,还是公共交通。其实,这都是独处的好时机。驾车自不必说,可以有音乐相伴,放松心情;可以听新闻,获知天下大事;当然也可以天马行空,任由思绪驰骋,唯一得注意开车安全不乱神。更好独处的机会,是在公交地铁上。在这里,你只是一颗静立的沙砾,游动的浮尘,没有人在乎你的存在,你也不必为艰辛而烦恼。就那么闭目养神,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;或者仔细观察事物,积累多姿多彩的镜像。很多人在通勤拥堵的环境里心烦意乱,那是没有进入独处的状态,没有体会到独处的好处。倘若你是有想法的人、喜欢思考的人,一定不会浪费这每天几个小时独处的好时光。

又譬如午后。饭后个把小时的时间里,很多人无所事事,三三两两,有的逛街散步,有的运动酣睡。而我喜欢一个人游走,没有目的地,没有固定路线,要好是避着热闹的人群。人与人碰面,总要寒暄、总要搭腔、总要东拉西扯,都是无用之言,伤脑筋、费思量。重要的,还是要为心灵主题的延伸,留出思考的时间和空间。你可以戴上耳机,听着喜欢的音乐散文、评书相声,陶冶情绪,独自走开去。也可以坚持思考,让自己更有主见、更加坚守、更有韧劲。让你不必为了应酬别人,而改变自己、浪费自己。

再譬如旅行。一个人的旅行,是绝佳的独处。背一背包,带几本书,不受时间和旁人的限制,去向目的的地。这样的旅行,没有套路,没有设定,所见所闻所思所想,都是你自己的,所见即所思、所思即所得。有的人旅行喜欢拍照、发朋友圈,想要展示见到的一切。其实,那些都不属于你。而唯一遗漏的,却是内心的思考、内心的独处。

我最喜欢的,是一个人乘坐高铁,有足够长的时间看书思考,或者欣赏窗外的风景。记得那一次长久隔离后的远行,清晨乘坐高铁一路向西,朝阳刚刚跳出海平面,一缕缕温润的光线,像时针一样,缓缓驶入车窗,暖暖照射在心里,让人感到朝气蓬勃、充满希望、充满期待。几天后的傍晚时分,当列车悠悠地驶进城郊,红艳艳的夕阳,一动不动悬在海平面上,大海风平浪静波澜不惊,嘈杂了一天的城市,呈现出短暂的宁静,那种祥和静谧的氛围,又似乎给人以无穷的力量,让人们勇于面对现实、面对明天。我想,我可以的,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。

不得不提到手机。更多人因手机而才特立于人群中,这不是真正的独处。这样的独处,只会割裂你、肢解你、撕碎你,让你的五官肢体失去动能,失去独立思考能力。

所以,我想说的独处,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独处,是去寻找思想充实、灵魂独立。倘若想要身体的快乐,靠独处是做不到的。有时候,我们忙忙碌碌,争分夺秒,为着尽快实现一个目标而不惜代价。其实从长久来看,那目标也不见得那么有价值,但光阴却悄悄溜走不再往返了。或许,在忙碌的时候,可以挤出时间停留片刻,独处一会,想想做过的事,走过的路,追求的目标,不一定为了辨明是非和价值大小,但求记住点滴,记住沉淀和感动,让思想更加充实、充满阳光,然后重整行装,走得更加沉稳、更加坚毅。



## 那些被风吹响的日子

□李京禄

“不是风动,不是幡动,而是心动”。此心谁诤?心在何处?在一千年前,始在唐朝,源于南国的这场辩论,突破岁月的沉尘,植根于我的心田。在无数个如水的日子里,我如同赤着脚丫在沙滩上捡拾贝类的孩童,想在海浪漫过的地方,找到过往岁月的印痕。细浪一层一层地将岸边的白沙,带向更深的蔚蓝,一切都在周而复始中归于原点,但是被风漫过的心,却是浸着海的味道,已不再原地打转。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,当年惠能大和尚的顿悟,实在是源于心灵的打开,而契机,应当是风的点拨。在赤壁之下,苏东坡曾慨然叹曰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风是大地的呼吸,是日月的脉搏,它是牵连往古来今的种子,举凡她所漫行的地方,都以雨雪和日月的姿态,将日子揉捏成各种姿态。

风,漫过我幼年的故乡,总是以清冷的蓝色调与我的记忆相伴。那时,我与爹娘居住在四间老屋里,低矮、狭窄,即便是后来我多次为这座日渐衰老的砖瓦房,翻新、加固、装修,可是它骨子里的单薄与瘦瘪,与在冷风中的瑟缩,都是我童年里顽固的印象。寒风穿进北窗,吹着尖利的口哨,敲打着我的耳膜。我在鼻尖冻僵的凌晨起床,吃过娘早地为我为准备好的玉米饼和玉米粥,靠着窗底蛰伏着的这点热乎气,骑着那辆老掉牙的大金鹿自行车,在曦微星光的引领下,去十几里外的小学上学。空荡荡的校园迎接我的早到,教室的门还没开,我坐在台阶上,仰头看清冷的空中,细数那几盏眨眼的星星。风变轻了,我的心也柔静了,课堂里的琅琅书声、书本里的珠玉文字,都在导引我走向梦的远乡,那里有我的诗和关于未来的畅想。

在乡村学校读书,午饭是自家带来的干粮。用小布兜裹着,以班级为单位,收拢来送到学校食堂,用大屉笼蒸得热气腾腾,中午吃饭时我们围拢在这罩着白气的花花绿绿的屉前,从热得烫手的各色布袋中,找到自己的食粮。一碗开水,一块咸萝卜头,一块蒸得有些沸腾变形的玉米饼,这简单的一餐里,我没有品咂出读书的快乐,生活就是最具体的教科书,从黄土地的方向遥望城市,我从匍匐者的角度感受着人生的重量。

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春风化雨、枯木逢春,我沿着春风指引的方向,懵懂地将自己单薄的日子送进县城的怀抱。经历了初中三年的焚膏继晷,孜孜以求,我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可以早点工作、能脱离土地却也可以不离乡村的职业,上师范当“孩子王”,拿着自己的前程开玩笑,在当年这是倍受老师和同学轻视的决定。我说不上是出于情怀,还是出于享受助学金的原始冲动,我现实得有些斩钉截铁。后来,当小学老师的姐夫专门到学校里去给我改志愿,学校答复说志愿已报到教育局招生办。多年以后,我在这所为众人仰慕的县教育局工作了八年,才知道招生办居然可以规定普通学子人生的轨迹。凡事都有固定的秩序和逻辑,我只是按照心的方向,坚定地迈步向前。

师范岁月是我淬炼的契机,影响我未来岁月的许多习惯,都是在这里扎根发芽的。我有学习书法的底子,在这里有德高望重、教学严谨的王老师,他当时已过60岁,退休后又返聘回学校当专职书法老师,成了他的课代表。有时我想,他的退而不休,是我的书法情缘的一种机遇。临帖、创作,笔与墨色的舞蹈,已是渗透进骨髓的生活方式。我的作文经常受到李振声老师的肯定,他以声情

并茂的语调在邻班里读我的散文,溢美之词也弹拨着一位少女的心弦。同窗五年、白手起家,我和夫人的情感之旅,也许在当年就播下了甘露雨露。我们都是学校社团的活跃分子,我是校园广播站和校刊的总编辑,她是班里的宣传委员,一起办墙报、出校刊,在火热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走过纯真年代。

风以它细密的针脚,串联着貌似不经意的日子。师范毕业后,我被推荐到岛城深造。报到的时候,正是天气燥热的季节,姐夫和我抬着行李卷,来到李村河边的这所有着悠长岁月的四合院围拢的学校。学校占地不大,旁边有个农艺场,远离岛城的繁华地段,学风简约又朴素,是个读书进学的清静所在。同学都是从周边县城师范考选的,大都是纯良踏实的平民子弟,即便有一些岛城市民的优越感,融入这个氛围也不是件困难的事。教中文的王玉环老师刚刚参加工作,在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股子韧劲,她以自己的勤奋执着,想把这一群和她年龄比肩的男男女女们扭成一条绳,在学校的歌唱、普通话、“三笔字”各项比赛中都能出人头地。她对我的写作也是青睐有加,经常用那字正腔圆的女中音,在课堂上讲评。我抑制住内心的自得,小有成绩地欣赏着文字经过声音演绎后的另一层绵长细密,觉得这些珠粒一样晶莹的符号,有了光的温度、玉的色泽和金属般的坚实,望之俨然、即之也温。那段日子里,我决心要锻炼自己的普通话,学习的老师就是和我一起迈进校门的,即将成为女友的未来的夫人。晨光暮霞、河边树下,我们的琅琅书声滋润着风的舞步,心跳的节拍也催动着向上的力量。在即将毕业的夏季,我们坐在栈桥边的礁石上,我在她送我的两册《论语别裁》上郑重写下:“山有木兮木有枝,我说君兮君不知”。

海风将两情相悦的信息,送达我期待的心房,我们在经历了乡村教学、基层考选等轮番洗礼后,在县城成家立业,迎来了孩子的出生。在这段时光里,我们以励志的姿态参加法律专业自学考试,四年时间里通过了27门专业课考试。我们共同到济南洪家楼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,夫人怀着几个月的宝宝,大腹便便地获得了论文优秀等次。在县城稳定后,在家人和朋友们看来,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应季节的顺序,不紧不慢地过好日常。只是,我的心里依然被风弹拨,隐约地,我听到蛰伏在意识深处的声音,那是与海的约定、与岛的牵扯,我的脚步朝向风的方向。

当春风再次拂过岛城,在层叠的群山的推送下,我在位于伏龙山上的书房里,又能见泡桐树的花萼了。每年五月初的时节,它们的虬枝上如约点缀这靛蓝带雪的酒盅状的花朵,三五一簇、八九成群,高高低低地堆垛成鲜亮的一树,在轻风里漫舞、在细雨里吟哦,把一月的时光加上韵脚,就是春天熟透欲滴的感觉。泡桐花次第离开清浅的疏枝,一大片绿色的叶子挂满枝头的时候,我知道夏天已经至了,岛城的湿热,又在风的带动下如约而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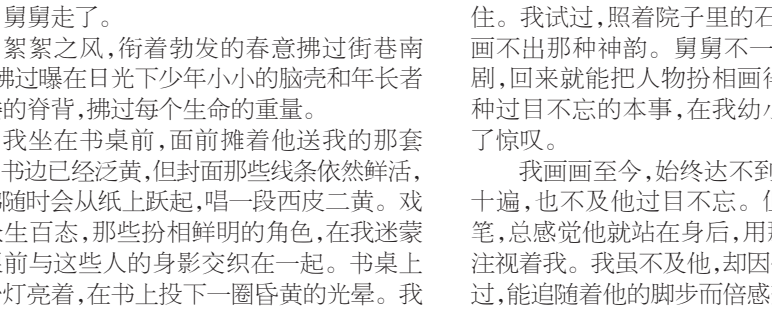
农历甲辰的冬天,北国已是小雪初绽,我追随着南国的风,一路来到广东韶关。很偶然的,我被引导着参观了曹溪的宝林寺,六祖惠能演法的禅宗祖庭。当我看到身披袈裟、垂髫端坐的惠能大师的肉身法像时,那一千年时光酝酿的能量场,一刹那的回眸,顿住我的心神。“不是风动,不是幡动,而是心动”,这穿行曹溪水上的南国风,似乎在精准地传递着历史的讯息。

风动了,敲打着我的心弦。复调的音量被风带出老远,我的心向岁月张开翅膀,没有驻在原点打转。



## 舅舅

□窦凤至



舅舅走了。絮絮之风,衔着勃发的春意拂过街巷南北,拂过曝在日光下少年小小的脑壳和年长者佝偻的脊背,拂过每个生命的重量。我坐在书桌前,面前摊着他送我的那套书。书边已经泛黄,但封面那些线条依然鲜活,仿佛随时会从纸上跃起,唱一段西皮二黄。戏说众生百态,那些扮相鲜明的角色,在我迷蒙的眼前与这些人的身影交织在一起。书桌上的台灯亮着,在书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。我翻开扉页,他的题字还在:“赠外甥”。纸张翻阅时发出轻微的脆响。这套书跟着我搬了许多次家,书脊的题目已经有些斑驳。张大千作的序言页总是最先被翻开,边缘比其他页面更深些。这书印刷至今已过半个世纪,墨迹有些褪色,可那笔画的走势,我阖眼都能描摹出来——有文人的风骨,像被风吹过的竹林。

他爱戏,是个资深老票友。从前经过戏院,听见里面传来锣鼓点,我还会驻足。某个瞬间,总觉得会看见舅舅从人群中走出来,袖口沾着油彩,笑着向我招手。国剧讲究的是个味道,有灵性,寥寥几笔,就交代清楚笔下角色的起承转合,带着大宋文人画的故事性。他画脸谱时说:“要懂得留气口,画到紧要处故意停笔,让那未完成的线条自己‘活’起来。”后来我才明白,这份松弛感和他唱戏是一个道理。高音不唱尽,留三分让人回味。

早春的风里还是夹杂了冷意,从窗缝里钻进来。茶水凉了又凉,我抬头望向窗外,天空灰蒙蒙的,没有一丝云彩,就像我此刻空落落的心。我开始回忆起他的生平,舅舅生于1928年2月28日,也走于2月28日,形成了一个巧妙的闭环。小时候,母亲常向我讲起他,说他很有才气,1949年去了台湾。那时台湾于我是个模糊的概念,只知道那里住着一个舅舅。母亲看我也画画,引导我向舅舅的方向学习,他画画从来不照着东西画,看过就能记

住。我试过,照着院子里的石榴树临摹,却总画不出那种神韵。舅舅不一样,他去看场国剧,回来就能把人物扮相画得惟妙惟肖。这种过目不忘的本事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惊叹。

我画画至今,始终达不到他的高度;读书十遍,也不及他过目不忘。但每当我拿起画笔,总感觉他就站在身后,用那双温和的眼睛注视着我。我虽不及他,却因他曾在这世上走过,能追随着他的脚步而倍感荣幸。

20世纪90年代两岸通畅后,舅舅住在北京,我去探望他并和他外出旅游。明十三陵神道的石像,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典故,他一个一个给我讲,说到兴起时,会用左手在空中比划。那天日头很毒,他的白发在阳光下亮得刺眼,我听得入迷,视线粘在他随风吹逸发光的发丝。我不知道他这么广博的知识从何而来,知他平时爱读书,可单凭读书是绝对做不到这样的。他正指着石像的花纹介绍,情至深处手舞足蹈比划起来,像个少年人。看得我一愣,又一笑。怎么会有如此专注的人。

后来有段时间,他在青岛常住。我每次去拜访他,他都坐在沙发上,茶几上放着几本书。他见我来就和我聊起绘画,畅谈张大千。有时他说话不方便,就用左手写给我看。

中风改变了他的用笔习惯,让他被迫左手执笔。我想象他扶着桌台,颤颤巍巍适应的动作,可他行笔丝毫没有生涩的停顿,像天然的左撇子。我知道,这得益于他多年的书法功力,而这是我无法企及的。

即使卧病,他依然操着有条不紊的口气和神情,向我嘘寒问暖。骨子里流露的沉淀与涵养还是那样熟悉,令人心生敬仰。有时带相熟的朋友去做客,私下聊起,无人不惊叹于他的谈吐与举止非凡,担得起“先生”二字。

后来他返回台湾,我又去探望过他……舅舅离世的消息传来时,我亦无法前去悼念。他送我的书,那些鲜活的身段在灯光下栩栩如生,得了生命般在纸上舞蹈。我忽然明白,舅舅从未真正离开。他教我看世界的眼光,教育学生的方式。他对待艺术的态度,他言谈中的修养,都已融入我的生命。

梦回鸾转,仿佛能藉由戏台,看到他站在那里,如杜丽娘歌颂生命与自由那般,为他璀璨的一生谢幕。